

留村 察看

姜翕芬 著

作家出版社

村看 留察

姜翕芬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村察看/姜翕芬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 7 - 5063 - 5474 - 5

I. ①留…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6681 号

留村察看

作者: 姜翕芬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田洁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410 千

印张: 23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474 - 5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目

录

一 ▶ 001	二十二 ▶ 114
二 ▶ 005	二十三 ▶ 120
三 ▶ 012	二十四 ▶ 125
四 ▶ 016	二十五 ▶ 131
五 ▶ 020	二十六 ▶ 136
六 ▶ 025	二十七 ▶ 141
七 ▶ 029	二十八 ▶ 146
八 ▶ 035	二十九 ▶ 153
九 ▶ 041	三十 ▶ 158
十 ▶ 050	三十一 ▶ 164
十一 ▶ 056	三十二 ▶ 170
十二 ▶ 061	三十三 ▶ 175
十三 ▶ 067	三十四 ▶ 179
十四 ▶ 072	三十五 ▶ 184
十五 ▶ 078	三十六 ▶ 188
十六 ▶ 084	三十七 ▶ 193
十七 ▶ 090	三十八 ▶ 199
十八 ▶ 094	三十九 ▶ 204
十九 ▶ 098	四十 ▶ 208
二十 ▶ 103	四十一 ▶ 212
二十一 ▶ 109	四十二 ▶ 217

四十三 ▶ 224

四十四 ▶ 230

四十五 ▶ 236

四十六 ▶ 241

四十七 ▶ 245

四十八 ▶ 249

四十九 ▶ 253

五十 ▶ 257

五十一 ▶ 261

五十二 ▶ 266

五十三 ▶ 271

五十四 ▶ 276

五十五 ▶ 280

五十六 ▶ 286

五十七 ▶ 291

五十八 ▶ 295

五十九 ▶ 301

六十 ▶ 306

六十一 ▶ 311

六十二 ▶ 317

六十三 ▶ 323

六十四 ▶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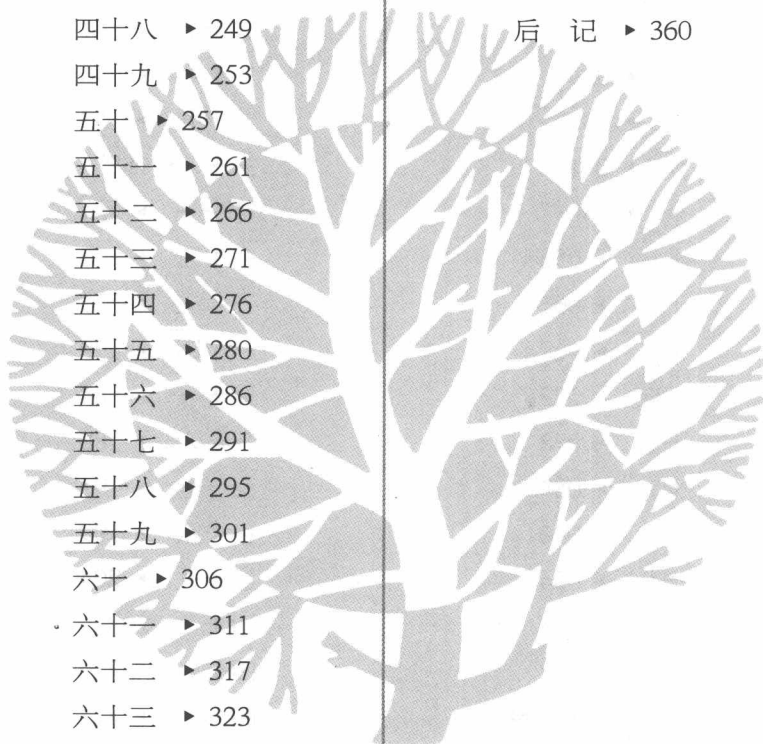
六十五 ▶ 332

六十六 ▶ 339

六十七 ▶ 345

六十八 ▶ 353

后 记 ▶ 360





自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人类便开始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从此也就有了亲情，有了友情，有了矛盾，有了冲突。为了与大自然抗争，人们不得不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然而，在利益面前，人类又出现了矛盾，出现了纷争，于是也就有了仇恨与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琢磨。有时是那样温馨而和谐，就像两滴水珠，很容易溶合在一起；有时又充满仇视与硝烟，水火难容。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茂丘县龙潭乡罗家村，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和由此而引发的村民屡屡上访，使得本来世代相依为命、和睦相处的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两委会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冲突不断升级，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为防止村民继续上访，村两委会竟作出了开除上访村民梁鑫及其妻子罗小惠和他们那幼小的儿子梁罗明村籍的决定。

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村两委会作出的这个决定，无疑像一颗振聋发聩的重磅炸弹，在罗家村引起轩然大波。面对村两委会作出的这个荒唐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村民们愕然了，愤怒了。尤其是梁鑫的岳父罗世龙，更是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一向与世无争、凡事谨小慎微、全村出了名的“铁算盘”，竟会遭到如此厄运，村两委会的这把火竟会烧到自己头上。自从女婿梁鑫和女儿罗小惠被开除村籍带着儿子离开罗家村之后，这个昔日充满欢声笑语的罗家大院从此变得冷冷清清，他和老伴方秀花整日里孤单单地守着几间空荡荡的大瓦房，郁郁寡欢，吃饭不香，睡觉不甜。

罗世龙心里非常清楚，村两委会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村主任罗方钊的坏主



意，是罗方钊在公报私仇，狗急跳墙。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怕村民们继续上访使自己所做的那些丑事坏事败露，受到法律的惩处。自从女婿梁鑫和女儿罗小惠离开罗家村，村主任罗方钊被公安机关带走之后，他曾多次去找村支书程大孟想讨个说法，责问梁鑫和罗小惠究竟犯了哪条王法？村两委会为什么要开除他们的村籍？

罗世龙每次找程大孟，程大孟总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程大孟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也并不想跟罗世龙结仇，更不想和村民们作对。在罗方钊提出要开除梁鑫和罗小惠的村籍时，他之所以投了赞成票，无非是出于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一方面是慑于罗方钊的势力，虽然他知道罗方钊这几年在村里干了不少坏事，可他也知道，罗方钊既有乡长许茂才为他撑腰，又有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大舅子杨立峰这个靠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就凭几个上访村民是扳不倒他的；另一方面他担心村民们再这样继续上访下去，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每当罗世龙找他质问为什么要开除自己的女儿和女婿的村籍时，他总是满脸堆笑，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

“我说世龙兄弟，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虽然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可开除梁鑫和罗小惠的村籍是罗方钊提出的，村两委会集体通过的，我也没办法。再说了，你的女婿梁鑫也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自从他跟小惠结婚到咱们村落户之后，村两委会哪一点亏待过他？哪一点对不起他？他提出要办农民科技夜校，村两委会全力支持他；换届选举时，村民们推荐他为村主任候选人，我没有反对。可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总是跟村两委会过不去，组织村民到处去上访，告村两委会的状，你说这事能全怪村两委会吗？我认为这件事梁鑫也是有责任的。”

听了程大孟的话，罗世龙反唇相讥道：“我说程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这老百姓上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完全是被你们村两委会逼的。上级明文规定村里收提留的标准不得超过农民当年收入的百分之五，你们村两委会是按照这个规定收的吗？你们违反上级规定，收那么多提留，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他们能不去上访吗？再说了，咱们村有那么多村民去上访，你们为什么不开除别人的村籍，却只开除梁鑫和罗小惠的村籍？还有俺那小外孙梁罗明，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也没去上访，他又触犯了哪条法律？你们竟然把他的村籍也开除了。你们这不是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明着欺负人吗？罗方钊在村里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们怎么不开除他的村籍？你们认为开除了梁鑫和小惠的村籍就没有



人敢去上访了吗？你们的算盘打错了，孩子被开除了还有老子哪，赶明儿我也去上访，有本事你们把我的村籍也开除了。”

罗世龙的这番话，似控诉，似声讨，也似在挑战。听了罗世龙这番连珠炮似的发问，程大孟顿时瞠目结舌，难以回答。但他毕竟当了多年的村干部，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有一套应付村民的办法和经验。面对罗世龙的责问，他并没有发火，而是拿起放在炕上的香烟，从里边抽出一支递到罗世龙面前说道：

“我说世龙兄弟，你别发火，抽支烟消消气，咱们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这样吧，我再跟村两委的其他成员商量一下，争取把梁鑫和小惠的村籍恢复了，我看你们就别再去上访了，这样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既影响团结，也影响生产。”

罗世龙并没有去接程大孟递给他的烟，也没有再听程大孟解释什么。而是愤愤地说道：“那好吧，程书记，我就等你们研究，如果不把梁鑫和小惠的村籍恢复了，我就去上访，县里告不赢到市里，市里告不赢到省里，省里告不赢到中央，直到打赢这场官司，我就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说完，连招呼也没打，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程大孟的家。

罗世龙回到家里，天天期盼着村两委会能尽快研究，撤销对梁鑫和罗小惠开除村籍的决定，使他们能早日重返罗家村，一家人团聚。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开除梁鑫和罗小惠村籍的决定没有撤销，而因犯强奸罪被公安机关拘留的村主任罗方钊，在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关了十几天之后，却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释放回了村。

罗方钊一回到村里，立即又恢复了昔日的威风。他先是大宴宾客，把村两委会的成员和亲戚朋友们都请到家里，为自己压惊壮胆，然后又跑到村委会办公室，打开扩音器，对着麦克风用大喇叭公开向那些告他的上访者挑战：

罗家村的各位父老乡亲，趁大伙吃晚饭的时候，我说几句。我罗方钊又回来了，没有想到吧？尤其是那些捏造事实，想把我送进监狱的人，听了心里一定不舒服吧？

我罗方钊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来，干得啥样大伙都清楚，走得正，立得直，可有人硬要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告我强奸妇女，想把我送进监狱，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我们村两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中生有，大做文章，到处写黑信，



告黑状，还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上访，搞得整个村子乌烟瘴气，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破坏了我们村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村两委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个别带头闹事村民的村籍，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民心的，想翻案没门！有人扬言还要再去上访，有本事你就去告吧，我罗方钊奉陪到底。在这里，我也奉劝那些受蒙蔽的村民们，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再跟他们去上访了。谁要是执迷不悟，继续与村两委会作对，继续到上边去上访，一切后果自负！

当然了，由于我们村去年遭受了干旱，粮食歉收，老百姓还不富裕，我们收的提留是高了一些，但那也是为了大伙，为了咱们村的经济发展，我们村两委会并没多拿一分钱，更没有把提留款揣进自己的腰包里。大家如果不信，可以到会计那里去看账，希望大家不要再为这个事告个没完没了，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咱们村的经济搞上去，让全村老百姓都富起来，希望大家支持村两委会的工作。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村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罗方钊会被无罪释放。他在前年冬天修水库时强奸本村女青年钱招娣的犯罪事实几乎是全村妇孺皆知，咋就没罪了呢？当初罗方钊被公安机关抓走的时候，许多村民都高兴得奔走相告，有的村民还燃放鞭炮以示庆贺，而今天他却又回来了，并且公开在大喇叭里叫阵挑衅。听了罗方钊在大喇叭里的喊话，不少村民都气得骂娘，有的甚至气得扔石块，砸挂在树上的大喇叭。尤其是受害者钱招娣，更是义愤填膺，肺都快要气炸了。罗方钊在大喇叭里的喊话，就像一把利剑刺向她的内心。当时，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听到广播后，她扔下碗筷，从炕上跳下来，抓起灶台上的一把菜刀，挺着个怀孕的肚子就向院子里跑，口里不停地喊道：“你们别拦我，让我去杀了这个畜生，你们别拦我，让我去杀了这个畜生。”幸亏被丈夫项天发拦住，才没有酿成血案。

罗方钊一回村，当然梁鑫和罗小惠恢复村籍的事情也就成了泡影。村民们再一次被激怒了。刚刚平静了几日的罗家村，又将孕育着一场新的村民上访的风暴潮。



二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从去年秋天到现在罗家村的村民们曾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和省里去上访，省委副书记郑廉风和市委副书记杜为群还都曾分别在他们的上访材料上作过批示，要求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尽管茂丘县委、县政府也对此极为重视，县委书记林海风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指示要认真落实省委和市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妥善调查处理好罗家村村民的上访问题。但是到了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却雷声大，雨点小。村民们上访几个月过去了，可他们上访所反映的问题一件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村两委会多收的农民提留一分钱也没有退回来，犯有强奸罪嫌疑的村主任罗方钊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半个月之后又被无罪释放。村民们感到失望，感到迷惘，感到困惑。他们不得不考虑再次走上漫漫的上访路。

罗世龙的兄弟罗世贵自从去年秋天因抗缴提留被拘留了半个月之后，就对村两委会耿耿于怀，更是恨透了村主任罗方钊。从此，他的家便成了村民上访的秘密联络点。就在村主任罗方钊被无罪释放回到村里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项天发、程友民、程二茂、胡大禄等几个带头上访的村民又聚集到罗世贵的家里，商量如何再去上访的问题。这一次，罗世龙亲自披挂上阵。他跟村两委会尤其是与罗方钊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白热化。他要为被开除村籍的女儿、女婿和小外孙讨回一个公道。更令他们兴奋的是，过去一直在暗中支持村民上访的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春光，这次也公开站了出来，加入到了村民的上访行列之中。

几个人义愤填膺、忧心忡忡地谈起了如何再去上访的问题。

“天发，罗方钊强奸你妻子钱招娣的事，不是把证据都提供给公安局了吗，咋就会无罪释放了呢？”程友民迷惑不解地问项天发道。



“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县公安局来村里抓罗方钊时把招娣保留的那条裤头要走了，难道这不是证据吗，咋能说证据不足呢？这肯定又是罗方钊的大舅子杨立峰在里面捣的鬼。罗方钊这个人渣，依仗着有个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大舅子撑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奸妇女，干尽了坏事，难道我们就真的拿他没有办法吗？”项天发无奈地说道。

“他奶奶的，这是什么世道，好人被开除了村籍，坏人却逍遥法外。我就不信这个邪，没听人们说过吗，这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你们都有家室，有儿女，我胡大禄光棍一条，无牵无挂，干脆我去用刀把罗方钊这个龟孙子劈了算了，大不了去偿命就是了，一命抵一命，为全村老百姓除了这一害，值得。”胡大禄愤愤地说道。

“大禄说得对，不行我们就跟他们拼了，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总比这样活受气好。”罗世贵附和说道。

“就是啊，大禄哥和世贵叔说得对，不行我们就跟他们拼了。”程二茂也附和说道。

这时，罗世龙看了看坐在那里抽烟一直没有说话的胡春光说道：“春光，你作为一个党员，又是村干部，能公开站在俺们老百姓这一边，真是感激不尽。你文化水平高，还当过兵，咱们这几个人就数你经多见广，你说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胡春光笑了笑说道：“都是乡里乡亲的，感谢的话倒不必说，当村干部就是应该站在老百姓一边，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办事。如果不能替老百姓办事，这样的村干部我宁可不当。我之所以要跟你们一块去上访，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年村两委会的所作所为太令人失望了，特别是罗方钊。让这样的人当村主任，咱们村哪辈子能富起来？不过，我觉得咱们不能蛮干，应该相信上级政府，相信我们的党。你们去冬今春多次到上面去上访，上级不是很重视吗，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丁忠信不是还亲自到咱们村来调查过吗，有些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嘛。”

胡春光话音刚落，项天发就气得按捺不住站起来说道：“春光哥，你的人格俺敬佩，村干部如果都能像你这样想那就好了。可你刚才说的话我不赞成。你说咱们上访反映的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都解决啥问题了？不就是程大孟的兄弟和罗方钊的哥哥承包塘坝的事解决了，其他啥问题解决了？村两委会多收的提留退回来了吗？村干部侵吞公款的事查清了吗？还有罗方钊强奸钱招娣的



事，明明证据确凿，却被无罪释放了，而梁鑫和罗小惠无缘无故被开除了村籍，我们辛辛苦苦上访了几个月，就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你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公平啊，还有咱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吗？”

“天发，你先别发火，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有气我们也不能蛮干，还是应该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罗方钊虽有他的大舅子杨立峰撑腰，可他一个人总不能一手遮天吧，只要我们大伙齐了心，问题总会解决的。”

“春光哥，我们相信你说的话，你就说说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吧。”程二茂接过话茬说道。

“继续去上访，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县里不行到市里，市里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再去北京，直到把我们反映的问题解决了为止。”胡春光胸有成竹地说道。

几个人争论了半天，最后商定，先派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到县公安局走一趟，了解一下罗方钊为什么会被无罪释放，然后把提供的证据拿回来，再组织村民去上访。

第二天一大早，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简单吃了点早饭，就骑着自行车进了城。也许是厌倦了，也许是罗方钊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村民，也许是对上访村民的同情，由村两委会安排的一直监视上访村民的民兵不见了。过去，为了阻止村民们去上访，村两委会专门花钱雇了二十多个基干民兵负责对几个组织上访的村民进行盯梢，只要有村民去上访，他们就会马上报告给村两委会，然后告知乡里和县里，把上访的村民围追堵截回来。而这一次，并没有民兵盯梢。他们三人很容易就出了村，一路上翻山越岭，不到两个小时，就来到了县公安局的大门口。三人刚要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了。

“站住，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就往里闯。”那个武警战士没好气地吼道。

“同志，我们是来上访的。”程二茂陪着笑脸答道。

“上访到那边值班室去。”那个正在值勤的武警战士指了指旁边的值班室说道。

三人把自行车推到值班室门口上了锁，推开值班室的门走了进去。一个身着警服、大约五十岁左右、正在值班的民警见三人走到跟前便问道：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同志，我们是来上访的。”还是程二茂先开口回答了那位民警的问话。



“上访到县信访局去，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个值班民警板着严肃的面孔说道。

“这事与你们公安局有关，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上访的。”项天发解释说道。

“什么事情？”那个值班民警又问道。

“没有别的事，就是想来看看我们村的村主任罗方钊强奸妇女的事。前些日子你们公安局把他抓起来了，物证你们也拿走了，这人证物证都有，咋就会无罪释放了呢？”项天发不解地问道。

“办案是公安局的事，有罪没罪那是公安机关根据案情定的，难道还需要向你们汇报吗？”那个值班的民警不耐烦地说道。

“我们是受害人的亲属，当然有权知道罗方钊这个犯罪分子为什么会被无罪释放。”项天发气愤地说道。

“你们公安机关办案，我们老百姓是无权过问，可你们也不能徇私枉法，他罗方钊之所以敢胡作非为，欺男霸女，不就是靠着当公安局长的大舅子撑腰吗？”程二茂也附和说道。

那个值班民警听了程二茂的话一怔，问道：“你们说的那个罗方钊的大舅子在公安局当局长，他叫什么名字？”

“杨立峰，就是你们县公安局的副局长杨立峰。”项天发和程二茂几乎同时回答道。

“你们是哪个乡镇哪个村的？”那个值班民警又问道。

“龙潭乡罗家村的。”项天发回答道。

听到这里，那个值班民警没再问他们什么，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们先到外面等着吧，我到里边问一下，看该由哪个部门接待你们。”说完之后，他把项天发等三人撵出门外，锁上门就到大院里边的办公楼上去了。

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只好回到公安局的大门外等候，可是他们苦苦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有人出来接待他们，给他们解释原因。三人等得不耐烦了，多次跑到值班室询问到底什么时候给他们答复。得到的回答总是说：“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在外边耐心等着吧，会有人跟你们谈的。”直到快吃中午饭时，才从公安局的大院里走出了一个约在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女民警，把他们带进了值班室隔壁的平房里。

这是县公安局的接待室。与其说是接待室，倒更像是公安机关用来审讯犯罪嫌疑人地方。两间平房，约有近三十平方米。房间布置得非常简单，墙上



贴着两幅宣传标语，一幅写着“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另一幅的内容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房间的一头放了两张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另一头放了几条长板凳，写字台与长条板凳之间足有四五米的距离。

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跟着那位青年女民警来到接待室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民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那个中年民警正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看报纸，见三人进来，他并没有说话，只是把报纸扔到一边，用一双十分严肃而又不可侵犯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青年女民警走进屋里，坐在了那个中年男民警旁边的椅子上，然后指了指另一头的长条板凳说道：“你们三个都坐下吧。”

项天发等三人也不客气，就在另一头的长条板凳上坐下了。待他们坐下后，那个中年男民警发话了：

“你们是哪个乡哪个村的？”

“我们是龙潭乡罗家村的。”项天发回答道。

“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从事什么职业？”那个中年男民警又问道。

“怎么，上访还要报名字、年龄和职业吗？”项天发不解地问。

“是的，这是程序，姓名、年龄和职业都要填写清楚，一项都不能少。否则，怎么记录，怎么存档？”那个中年男民警不耐烦地说道。

“我叫项天发，项目的‘项’，天地的‘天’，发展的‘发’，今年二十五岁。”项天发介绍完自己后，又指着程二茂和程友民分别说道，“他叫程二茂，程序的‘程’，一二的‘二’，茂盛的‘茂’，今年二十三岁。他叫程友民，程序的‘程’，朋友的‘友’，人民的‘民’，今年二十四岁。我们三人都在家种地，都是农民。”

“你们为什么来上访？”

“我们是来告村主任罗方钊的。”

“你们告村主任怎么不到乡里去告，或到县信访局去告，跑到公安局来干什么？”

“他犯罪了，打击犯罪是你们公安局的事，我们不到公安局来告到哪儿去告呀？”

“他犯什么罪了？”

“强奸妇女。”

“你们怎么就敢肯定他犯强奸罪了？”

“我们有证据。”



“证据在哪儿？”

“前几天不是提供给你们了吗？”

“既然提供给我们了，那你们还来干什么？”

“我们就是想来问问，前些日子你们公安局不是把罗方钊抓起来了么？这人证和物证我们都提供了，咋又把他放了？”

“既然把他放了，说明他没有犯罪，如果他真的像你们说的犯了强奸罪，我们是不会放他的。”

“这怎么可能呢，他明明犯了罪，怎么能说没犯罪？”

“我们公安机关办案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的。不能你们说他犯罪，他就犯罪了，你们说他没犯罪，他就没犯罪。”

“可我们人证物证都有，能够证明他确实犯罪了呀。”

“人证在哪儿？物证又在哪儿？”

“人证就是受害人的口供，物证就是我们提供给你们受害人被强奸时穿的那条裤头。”

“还有别的人证物证吗？”

“没有了，难道这人证物证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了。你们所说的受害人的口供，可罗方钊说那是在工作中得罪了控告他的人，是诬陷他。你们提供的所谓物证，经法医鉴定，没有能证明罗方钊犯罪的证据。既然证据不足，我们凭什么判他有罪？当然只好放人了。”

“这绝不可能，你们分明是徇私枉法，包庇罪犯。”

“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你说我们公安局徇私枉法，包庇犯罪，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证据来，我倒可以以诬陷罪和妨碍执行公务罪把你抓起来。”

项天发和那个中年民警一问一答，你一言，我一语，话不投机，两人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抵触，项天发气得脸色铁青，从凳子上站起来说道：“那你们就把我抓起来吧。”

“你认为我们不敢啊，如果你再闹下去，就真的把你抓起来，先拘留你半个月再说。”那个中年民警用一种神圣不容侵犯的口气说道。

这时，坐在项天发身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程友民怕再这样僵持下去项天发吃亏，急忙站起来打圆场。他一边拉项天发坐下，一边说道：“警察同志，你们别生气，我们这些当农民的不会说话，不过也请你们理解天发的心情，他就是被罗方钊强奸的那个女青年钱招娣的丈夫。想必你也是结过婚的人了，自己心



爱的妻子被强奸了，而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你说他能不生气吗？”

听了程友民的话，那个中年民警气消了许多，口气也缓和了许多说道：“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办案是讲证据的。实话跟你们说吧，罗方钊这个案子就是我办的。你们说罗方钊在前年修水库时强奸了钱招娣，可罗方钊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得罪了钱招娣，是钱招娣陷害他，又没有其他证人。而你们提供的罗方钊强奸钱招娣时穿的那条裤头，经我们的法医鉴定，既没有罗方钊留下的指纹和精斑，也没有其他任何能证明他犯罪的痕迹，你说我们不放人怎么办？”

那个中年民警刚说完，项天发又忽地站起来说道：“这绝不可能，我们提供的那条裤头，确实是罗方钊强奸我妻子时她穿的那条裤头，即使没留精斑，裤头都被撕破了，那也总该有罗方钊留下的指纹吧。”

也许是出于同情，也许是从中悟出了什么，虽然项天发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慷慨，语气还是那么肯定，但那个中年民警却没有再责怪项天发，也没有再冲他发火，而是耐着性子继续解释说道：“刚才，我该说的都给你们说了，该解释的也给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

听了那个中年民警的话，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已经猜到了这肯定又是罗方钊的大舅子杨立峰搞的鬼，知道再闹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三人商量准备要回证据，到上边去告。

“既然如此，那就把我们提供的证据还给我们吧。”项天发说道。

“好吧，按说这证据是不应该归还给你们们的。不过，现在罗方钊的案子已经结了，我们公安局留着它也没什么用处，你们既然想要回去，那就还给你们。”那个中年民警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对坐在他身旁的那个青年女民警说道，“小叶，你回档案室把那条装在塑料袋里的破裤头还给他们。”

“好，你们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取了还给你们。”那个姓叶的青年女民警说完就去取他们所要的证据去了。那个中年民警随后也离开接待室回办公楼去了。三人又被撵到了公安局的大门之外。他们等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姓叶的青年女民警就把那条作为证据的破裤头送了出来。当她把那条破裤头递给他们三人时，扔下一句话说道：“我也是女人，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我还是劝你们别再去告了，到哪里去告也赢不了。”

项天发、程二茂和程友民三人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沮丧地离开了县公安局，气得连中午饭也没有吃，就返回了村里。